書名	魏書（第拾玖　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脩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伍拾至第伍拾叁（總卷魏書陸拾式至陸拾伍）
葉數	玖拾叁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　廣壹寸尺式寸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或魏書傳幾（間無魚尾或有橫線）下口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或橫線）下口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間有蠹版糢糊之字墨筆補描
覆查加注	

檢查者李文禧
覆查者譚新嘉

中華民國十三年　拾　月　拾柒日

列傳第五十

魏書卷八十二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時為著作郎撰集
微少孤貧有奉養之勤初受業於長樂孟
伯陽伯陽美之曉與漁陽高悅北平鞏固等
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
典籍彪遂於從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
鄉里平原毛寶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萊刑
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

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雒陽令
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仲禮之甚厚爲著
附高祖初爲中[illegible]教學博士後假負笈歸鄉
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贖遷秘書丞兼
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
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
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
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豐
豐敎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
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貫於竹
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
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
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
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
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
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
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與式復彰矣作雅
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

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
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
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
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
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
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
何者今西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
天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
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侈度違衷
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
下及抱關擊柝甘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
踰大賤不得踰貴矣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
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率消功之物巨制費
力之事豈不謬哉宜動督錦繡靡文是也費力
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甘妨男業害女工
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
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靈靈好瘠

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
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
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卑宜人未見德使之然
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
為其等制使貴賤不逾賤者雖高不可以稱其
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貧俗日久不可卒
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
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佩之我有衣冠子產
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
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知豈前民昏而後明哉
具從政者須漸變化者難頓故也今若驟制以
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
是為卒有喪歌豈可慢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
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非然則儉
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制滿是以聖人留意焉
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
黃屋而棄勢輿此示儉發後王成王許宜觀其

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
馬晏嬰為齊正卿冠灌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
後臣從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賢
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
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
則人逸樂人逸樂則逸淫小則自災大則喪國
器者莫甚焉長子傳曰大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
祭主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

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
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
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
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
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胄成凶德肆虐以臨
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
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
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遂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

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
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
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
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
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
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
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
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且用天下之賢子光武
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忝選正朕況
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
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
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
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
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
既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方機不遑温習今而思
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
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量賛
高宗訓成顯祖使魏魏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
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
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進古立師傅以訓道寸太
子訓道寸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
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
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勤稼穡盈亩倉廩故
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
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
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
濟文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
一叙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出重斂殷勤如
彼明君之恤人勸農桑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
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食既廢營産疲而
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虚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
之豈有驅叔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

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
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
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
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
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
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
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
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
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
廓定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
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
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詰
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
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
恕時不得已必垂惻憑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
如期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至竊所未安漢制

舊斷獄報重常盡李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
育三微後歲旱淪者以一月斷獄陰氣微陽氣
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
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
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
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
冬之月身欲密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
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盡季冬不推三正以
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時遵時之意猶或闕
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速稽
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
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
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立有大臣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
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髦纓盤
水加劒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

敢逃刑也聖朝賞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
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旨
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
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哀
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取陳末見昔漢文時人
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
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諫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
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
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

乎束縛之輸之詞寇榜笞之小吏詈辱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載天子曰孚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大臣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最
後吳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始復之
貴申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
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万世之後
聖之主有若漢武之事乖夫道貴長久所以樹

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
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
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
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
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
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進刑父兄無愧恧
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
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
人圍江素服而示憫崔宏仲子以失舉相譚免冠
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
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
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
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
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
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
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
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

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斂從役雖慾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

辭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
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
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
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
清第本關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
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
叙績將何以勸奨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
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
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蠕蠕還其主
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吾
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
自喪禮廢替於茲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
極故有令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
冕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
樂想卿無怪繪荅言辭旨之事向以不異請問
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
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

不終三年虔曰万機不可久曠故割至葬俯從
群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
禮會言次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虔曰聖朝自爲
曠代之制何關許人會言百官總已聽於家宰
万機何慮於曠虔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
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幾
務三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
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虔將還蹟親謂
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
來遊果如今日卿出還也復有來理否虔答言
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蹟惘然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
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蹟遂親至琅邪城登山
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虔前後
六度銜命南人奇其寡譖後車駕南征假虔冠
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
御史中尉領著作郎虔既爲高祖所寵性又剛
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

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
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
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
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
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
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住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
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
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
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奏止彪上

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
首實者多又心難虔遂各嘿黑爾因緣此事臣遂
心疑有儻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
之由訊檢之狀商略重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
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擒少故懷寢所疑不以東
徹審昊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
以來虔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殊
是已非人專恣無忌憚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
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

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
畢躬曲已若順第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
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衆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宜極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
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斬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
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
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
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身為用而近見
卿為卿自取彪對曰臣衍由已至罪自身招實只
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斬
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干屬車之塵但伏
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
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奏言彪與
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
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
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

踐柞虔自託於王肅父與邢繼詩書往來迭相
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
右虔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
帝德昶斯寔冥中之書昭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
陳民師建而賤貴序乃人間之編式也是以
唐典箸欽明之冊虞書銘旹徽之篇傳芳貢奚
之箴詩録商家之頌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
申之以六聡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

識文武之不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
札聽風而知始基聽訟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
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
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
録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
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
代炎　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
焉四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虚也哉其餘率見
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

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歷載綿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
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
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享自茲以降世濟其
光史官叙録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動有
闕羨隨日落姜因月稀故詵曰一日不晝百事
荒無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慙纂綿
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録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
於是召名懦之 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
秉短乘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下職猥屬斯事
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辜端
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
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
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闕明既異出入生疑弦
柱說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
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
録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
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乖崩殂凡百黎萌若無
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

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
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
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
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以繼其行善
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
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
洞鑒幽滯之前代其聽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
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
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
契冥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
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
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
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妀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
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翠幽漠者先皇之智也
變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
肅也親庸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

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
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加二十加以謙
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
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
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
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
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可滅而風流不泯
者其唯載籍乎謹詣闕奉表以聞

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
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
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
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
爲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
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
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
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乎

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勑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尒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畦北平陽尼同閒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比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然待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深衷史談之志貶景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

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
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
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
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
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
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爲
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
本藴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
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禄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
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
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
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
無倦督勸群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
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考而彌廣史手日新若
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
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
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
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竒辛有章盛軌

慙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虔兼通直散騎
常侍行汾州事非虔好出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
八始虔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末
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
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虔之病也體
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
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虔在秘書歲餘
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虔所功述春秋
三傳各成一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
餘篇別有集虔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
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
優假虔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虔痛之無已
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虔為子志求
官祚仍以舊第處之虔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
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
以此譏祚祚每曰尒與義和志交豈能饒尒而
怨我乎任城王澄與虔先亦不穆及為雍州虔

諡澄爲忠志求其府寮舊釋然爲啓得列曹行參
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
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
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母奇
之教之書以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
我家卿婚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
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
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
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末
與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
集必自稱詠由是爲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
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
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恒
叔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父舉其才任撫道守
擢爲南荊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
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

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
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
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
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縣道悅少爲帝書學
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
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
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
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
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
任屬戎機兵使會否當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
良職維樞轄蒙冒甚衆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
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而僭奏道悅有黨
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詔曰道悅資性忠篤亷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
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
一至蹇諤之誠何愧黼黻也其以爲主爵下大
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
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

己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奇巧悅道悅表諫曰
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臣正臣下之
誠節是以置鼓設謗堯盧著美言暴白虛襟傳聽義屬
今辰臣既疎魯愚荣忝貫司兼戴弼職當忿吝
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
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
關求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
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
戚更為非務公私回惶竊深怪愕又欲御後龍
素不便習若欲委植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
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躬形水陸恐乖視人
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伏若往
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
智孰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
群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
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載禮調風
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徽猷深失遠則

之望又氏胡犯順未兼西道偏戎旌旆仍襲南寇對接近畿黎民疎虞每造不軌闕覩閒隙或生慮外思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今葵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闕擅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村都水斬定營嬉遊終爲棄物脩繕非務舟檝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藩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官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論曰貞侯世宗又追録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

史進給事中輕車奉車都尉肅寶寅西征

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寅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

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涇

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崐崙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佚險薄為劫盜輩部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

海王詳為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

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

肆貪暴以罪免後復高爵復起為幽州刺史又

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

赭陽先驅而沒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見

擢太和之世輸軒驟指瞽駭江南秉筆立言足
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
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
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列傳第五十

魏書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
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
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
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
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爲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
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
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憫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授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

又詔曰肅丁荼毒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
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
方展申復窮諭再朞蹉縗不改誠季世之高風
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
則理窮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
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貟處酷豈聞四載夫
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
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爲裁練禫
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轂膳三旦
百寮咨請屢引在中書少監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
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歸何爲而來肅對
曰伏承陛下轂膳已經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
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
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
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
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民未闕
一餐陛下轂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
遣舍人答曰昔堯湯聖人猶濟民厥難

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
得豈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
人物尚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
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蕭曰臣聞聖
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
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
鑿牖以來若夫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
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
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荅曰昨內外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於淡邺禍恩義焉措卿忙同伍負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雠人誠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績之收肅父奠也司馬黃瑤起攻奠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鈍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追則禁旅難冀閑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爲孤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聚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三途勿致重奕若孟表粮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

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賀魯陽肅
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
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咸禧兄弟並
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
自舊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
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
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
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孝文知肅謀叛言尋申釋
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

賜錢二十万帛三十匹請肅素者以顯能附由績
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
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
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
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万以赴之肅實
卷豫州刺史董勲懿率衆三万屯於小峴交州刺
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
士等領衆万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
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

肅懿每不小覘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
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色
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
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
五十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
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
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
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
得其心清身好施簡佰凡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
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
春世宗納其女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
肅弟秉字文發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
兄子詡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
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
史
詡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儁風流甚美自負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

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
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
未幾徵為長兼秘書監從給事黃門侍郎肅宗
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
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
府參滄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諒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即
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祿大夫秘
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
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
未幾屬尒朱仲遠稱亂向州既路衝為其攻
逼衍不能守禦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
其騎牛從宜久乃見釋還洛除宣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驃騎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

年五十二初給東園秘器朝服衾被贈使持
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
故人子號於西兗爲仲遠所害貴妻子飢寒衍
置之於家里黨咸稱其敦厚
訓字士遊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
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
利結婚於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
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
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
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
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淵弟字義和廣平列人也祖愔與從叔宣搏
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與
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
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
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

李毅妹夫因毅事而死弁上疏陳少有美名
高祖初嘗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叙目沖
疎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顯卒弁襲爵新安侯歷廣州皇送相袛好彪為祕
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
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
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
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
王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
使於蕭賾賾詞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
美之以為志氣雄豪列不遜李彪而體貌和雅舉
止周遽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
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
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
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東不能順守
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
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
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

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鞍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鷹犬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冣滯人非可忌者又中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隶荆領

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穴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謂彪曰爾姁狗耳豈爲人所噉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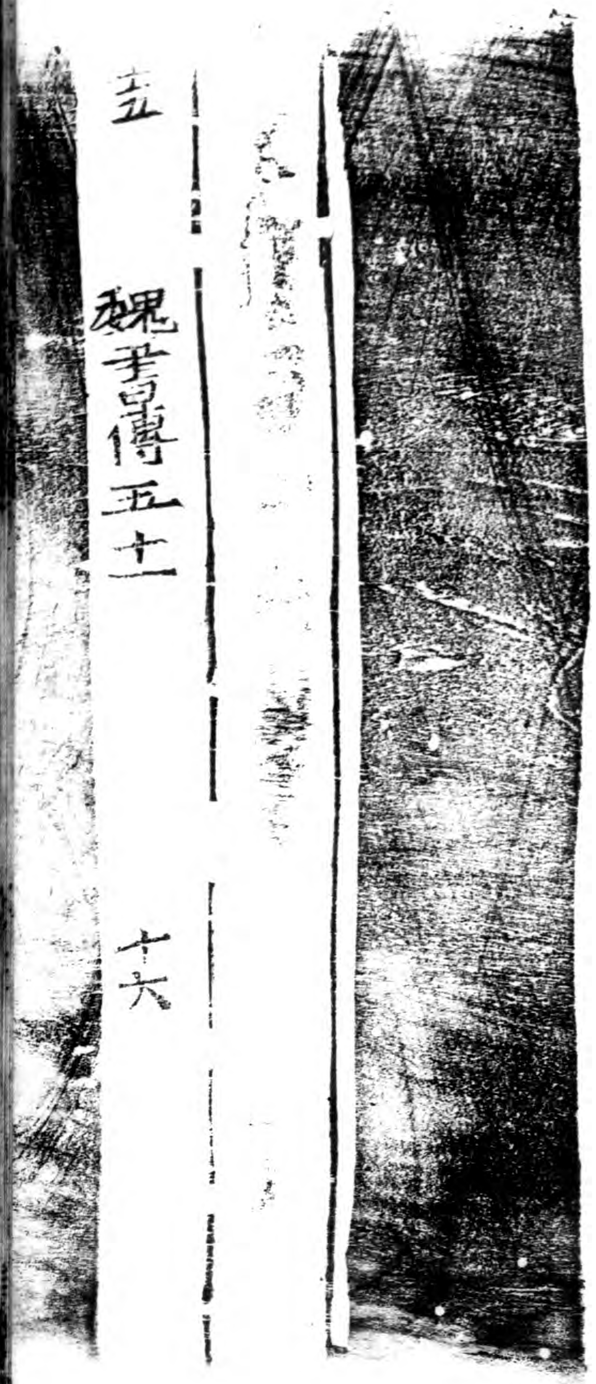
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
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
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
獨進及御床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
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
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
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經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
首辭謝弁幼學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
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
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
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万布
三百匹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
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普請名臣從容
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
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
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之爾不推侍
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且不惡
乃復欲以門户自矜殊爲可恠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
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論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
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
臣之子薦為通直郎雅其志弟紀行參軍靈太后
臨政委任元又而又恃懌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
斷又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
之維見又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徒鄭尉
轉又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又殊
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又殊亡走懸虜太
於太后欲開牓來告者之路乃點燕為燕州昌平
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俗
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富而
無狀稽閒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又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紀為散
騎侍郎維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
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
尚書郎初兄弟並言維性疎險而紀識

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為不然是果
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
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綽兄疎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
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遂還鄉里
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叢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為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贊拜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昏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
太守納貝劉騰言之於元乂以穎為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
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
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

爲征北李平司馬北彥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
坐聚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
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
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
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士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
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
逢時榮任赫然冥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殉
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
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忘祀之不亡幸矣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突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皃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足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

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大原王希者逸妻之姪
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
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
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
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
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
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卿先賢後哲頓在一門
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光博唯事魏文微臣
宣傳遭奉明聖自惟幸甚因勅以大牢祭淮廟
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
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昌陽山祚曰山以仁靜
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
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
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
銳意典禮兼銓鍳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
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
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
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徹後園高祖舉觴賜

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官祚對曰陛下聖鑒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讒因讒朕欲別授一官須吏彪有啓去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護高祖歎謂祚曰得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作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作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非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篡綦惟今是以先王汝物之情為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深理絶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

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
尋詔旨信亦斷其通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
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
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
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
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
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
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夕
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
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讀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
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云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北將軍瀛州
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斃矜傷愛下多所
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
子今思之入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
正遷尚書吏部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黄
門參議刊正故事公僕中丞騶唱而入宫門至

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騎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騎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祚懷一黃旛出奉書肅宗幸東宮肅宗幼年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與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旛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悉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況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

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況以
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況以後考
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祖所奏祚又
奏量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
爲上下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
降至九未審令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
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
平堪任或人用小忘勿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
徒爲依何第若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准

限而判三應敍者未審爲十年之中
通其殿最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
惡而爲勞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
寬德寬最多庶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寬德何坐
爲多庶細審詳次復有幾等請文案失衷應杖
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
經肆告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
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
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寬咎皆謂文武兼

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
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歲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
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惣多年之言至
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
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尋加散騎常侍時證明堂圖學祚奏曰今雲
羅西舉開納氐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
間復須防捍勞兵發衆所在肅廣邊郊多壘烽
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未之功且獻歲
云暨東作將始臣愚以為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
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
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万雜以錦繡又持賜
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
絢過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
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
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
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万五
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万長驅電邁端令

樸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
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
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章
跋扈朕后起晉之師獫狁孔熾周王興六月
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
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仝赴浮
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責潘孟
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
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
深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仲謂之曰人生有運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三
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士志在封侯儀同之位
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
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盡悾心望加大執政者頗
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

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鄉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瑾實偽令自未辨我家何爲誠之然

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子忠死咸以祚爲崇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爲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吾事權寵世

號之曰郭尖爾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
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寶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
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
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進之龍驤之爲東青州刺
史父靈貞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
祖初龔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
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
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
察每東西馳使有所愆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
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
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

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舜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皃毀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轉舜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舜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舜與郭祚等俱任詔不許舜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頗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熲亦望尚主主意不可熲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與馳驛撿察貳與熲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

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資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弈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濟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

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闢
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氈頭之戎漠北辮
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
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洽猶且發明詔
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
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鎝玉及臣四世
過以小才籍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
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

諱奄臻四海崩慕遂感風
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謹疾相纏彌于八歲常
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
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
罪之濫矜臣負病之切既蒙崇以禄養復得拜
掃丘隴明臣友朋無所負愧旦臣一二年來所
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緐蹟凡有七卷今寫上
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
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臺及

李韶朝列之中嗟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
寒能幹世又並為名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
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
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
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
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
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
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徼巡華侈頗侵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
憾焉榮官之間未能止是屢表在秦州預有開
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等
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
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
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
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
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
石擊打公門上下叠相毆擲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

拂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器直造其第曳蠡登
下捶擊極意唱呼聲聒其屋宇始均仲瑀嘗
時踰此垣而走始均圍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
父命羽林等就加歐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
得尸骸不復可識唯於骸臂臨終口占左右上啓
重走免舜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舉致於
寺遠近聞見莫不悽駭舜臨終口占左右上啓
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戶祿素餐負恩唯醜徒
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
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
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
慮絶殃兆致令軍衆橫賈攻焚臣宅息始均仲
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
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
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
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　臣之命也知
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
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

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
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
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蒙榮先後銜恩欲報
之期昊天罔極亡魄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
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
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
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榮陽至五月創得漸
廖始奉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
大臣特垂矜憫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
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
之甚以至於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
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
年析別有數万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爲
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
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
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
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

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
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纂先朝勤舊不幸珍廢特除始均三兼左民郎中遷給事黄門侍郎始均于幹有美於父改陳壹時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録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峘石勒頻徵不至峘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父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謹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

穎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乘驛馳詣就療卒贈冠軍
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等即繙父也州主
簿繙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
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皃甚偉州郡表貢拜
中書博士遷貟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嘗兼
貟外散騎常侍使於蕭頵還拜通直郎轉中書
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
府南見繙宅遣使謂繙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
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繙對曰陛下移構中
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
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趙憙曰繙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築之秀孝詔曰秀孝殊問
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築之秀孝詔曰秀孝殊問
經權異策邢縲中清可令築秀後兼黃門郎從
征漢北繙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至天迷其心
既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
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
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繼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帛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遠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万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知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瀡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瀡至漢中白馬巳西猶未歸順瀡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泥柴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

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蠻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紹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寨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彧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賭擒斬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彧宵遁遂平之詔曰蠻至彼須有板宮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蠻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平西太守龐景民特遠不降蠻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万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昶成石同蠻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

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万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万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者縣成遂逼涪城繫表曰揚州成都相去万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屆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劣少年未治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劒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

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

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關淮外謐以風清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俟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劃既剋南安擾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橦新化之民翻然懷

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秉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關窺機剪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遐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救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辭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闚實力故也況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擾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撞撞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古来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苟爲自軍度劍閣以来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苟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illegible]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静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廣漢一千戶

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墾
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
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變既剋巴西遣軍主李
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
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
變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
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叛
變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變之初
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

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
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
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
朝廷憂之乃以變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
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變於東堂曰蕭
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弗互規致連戍陷沒宋
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
遠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
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變對曰賊雖

送死連城大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兄
臣仗陛下之神筭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
展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
云金吾擊鄛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
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
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
一萬屯於孤山行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
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癘遣統軍樊魯討文玉
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
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
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究州悉平蠻破賊
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圖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
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蠻身率諸軍自水南而
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
等夾水造筏燒其舡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
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
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
餘人俘斬一万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

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鑾璽書曰知大
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攬王略遠
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
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殁淮陽嬰城凶狡倂張規
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
掃沂嶧遂令通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
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
宜盪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
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
進退規度委之高筭又詔鑾曰淮陽宿豫雖已
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
可率二万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
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鑾
帥衆會之鑾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
掎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
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
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幸其無能若欲掠地
誅民必應万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

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尅又廣陵縣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粮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斃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淹東之釁不患久無豈方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椅角事如前勑何容猶爾磐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繼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暨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万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

未可知正欲屯兵蒲窓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
粮運舡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粮圖城者臣未之
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
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戰城墜水深
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斃苦遣臣赴彼粮
何以致夏來之兵不贍冬服脫遇水雪取濟何
方臣竊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
無也必無克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
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田臣所領兵統悉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
云耕則問田奴綃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
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
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
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
勝掃殄以赴機會鑾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
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鑾不平昶
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變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
亮於是奏劾變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變懼爲
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
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
大悅乃皆昶爲變言於世宗云變新有大功已
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變
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變申釋故得不
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
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
遣變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
詔變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
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
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
南藩捍兼云　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
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
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變對曰早生非
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震於百

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函威所懾不得已而苟
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粮運不繼亦成擒
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
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
圖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
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
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
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繼率騎八百倍道兼
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
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繼擊破孝智乘勝長驅
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
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繼使持節假鎮南
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
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
不敢進乃與繼分兵擣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
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
豫州平繼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
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

懿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懿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式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懿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贈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懿前曾効已乃云瀛州懿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皃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愧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
安二年坐受任元顯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
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
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遂銳於財利
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
祿勳卿幽州刺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公喪未終謀反伏法

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
苑傳

偉弟季彥季彥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
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
世宗初為與廣平王濬本州中正出為南王文
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
官除給事中遷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
將軍出為南兗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相

高陽王右長史每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為政
清靜吏民安之年昌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
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
義讓初為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
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
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
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
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
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
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
晉陽年三十四
蠻叔祖荅拏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
作郎領樂浪王傳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
或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
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

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學
使於蒲賾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
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咨嗟惜焉
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
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嚴中郎高祖
因公事與語問朝觀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
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
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
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
者八座奏轘之而猪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
者今不及子既逆其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
祀不絶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
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
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勑所在不聽配
匹盤庚言無今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絶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
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虬得一小舡而渡漏
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年
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
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雜
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學涉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景雲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勰之長子少有
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喜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
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
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
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
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
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
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
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

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冨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輔爽騏驥於綠竹之區騁驟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劍嶠洛邑俶營雖年踰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弊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閒之屋莫不肆力俾滿盈今忽其務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粮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

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喜哥十二刺
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
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
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立前來臺使頗好侵
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
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壹壹正
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
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
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

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
上傾社稷下殘万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
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
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
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
偷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
摠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
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壁壘猶太陽之消
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

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鬻
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
丘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
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
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
更進平親入行間勸厲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
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乘
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万級遂圍城燒門愉
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
都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黄門侍
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
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
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
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
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眞僞以景明年前
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
賑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賣散之條免其

官爵平奏歎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
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
將軍平高明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
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請酬以山河
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
百戶縑二千五百匹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
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万以逼壽春鎮
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
兼侍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
度諸軍東西討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
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
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襲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
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
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
之無敢乖互頻曰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
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
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

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光弼勒水軍擊其東自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紫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召群臣入宴勑平前鳴鞭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職夜在公孜孜罄能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表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錄平長子獎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晉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

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
州刺史初元义擅朝將害顯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
太后反政削除官爵顯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
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
入洛顥以獎兼尚書自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
城人不承顥旨害獎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
通直散騎常侍乘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
罰惡謂之二幾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
無罪吳人痛之郗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
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子是兼周用
自出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
放暢風神爽發實貫鄭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
歲北海竊據貢宸當朝王公鄉士傾眉從事而
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
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
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為其統臣莫之敢距
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
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

人稱爲己力若以奬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
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
方加酷濫伊昔具瞻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彐哥
千文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
凡在有心孰不墜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
人且相慰悅其猶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
宜蓋非實録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
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崔圓恩
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今又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
今日幽泉已閉龍旗樹成行內主押心顧懷悅惙
主上逢興聖理運唯新雖白簡忝戈猶同創鉅頻有
大恩被於率土官共爵賞恕蒙追復寵奬雜
未猶存牛車未改主感知已懷此無忘輕密啓督
言于犯禁董載伏願天鑒垂賜垂矜貿加其贈恭慰
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儀同三司諡曰貞烈
子構龍驤武定未入中舍人晉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曾參軍
奬弟諧字虔和風流閑邁博學有文辭當時

後咸相欽賞受父前爵豊城侯旨大尉參軍歷
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顯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
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著作郎諮在史職無所
歷意加歸國將軍元顯入洛以為給事黃
門侍郎顯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
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覺成敗於
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善途必走利罕外已以
逃名遁從直以載禍多廣馬以取刑豈知矣一

介獨往乃十乘所不能傾侯薄躬之悔吝無性
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
師以下學之遊道於上京淹方年以四五實始
筮之弱齡委釋市而從吏謬邀龍於時明彼
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
治其未亂掩四輿而同軌穆三辰而首觀威光
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昇人相趨於終關濱
生接武於儒館揔群雜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
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掌旅奉盛王之高義

遊兔園而答與綴鴻鴈之未行連英髦之按序
及伯昇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奏夜於前轅
仍執轡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感歷關山之遠阻
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源而漫野樂在志言無端
悲涉物而多緒戲宮車之晏駕改乘輿而歸宇
屬推恩之在今首傍枝而視福既獻壽以命宗
功微勤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賦無征於湯沐
恩宇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勗忽奉命於建
禮遊丹綺之重複信兹選之為難乃上應於列

宿陽源猶昌兒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之
蕭散本寓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
政理竟灾燭之不事徒恃弈其賢已竊自託於
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冀於士子且以自託
雖邇僕塵滓而嘗許雲霞栖閑虛以
繁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
狹邪事雖儉而未陋制裁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
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

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閒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
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
英華善蓄緑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
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謔譁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
連於或號思烟戒而豈反勗身名於所蹈奉哲
后之淵猷讀崇塵於華奥豈千乘之足感一
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二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
觀之清華乃佳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
還而有述忽塋短而邈宮司惇史於藏室慙班

子之繁蘧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階帝
扃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綵文之自出歷五
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
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　號之斯在屬運
道之將季諒寇虜之無量奄昇御於鼎湖忽流
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疑豐孝
昌之陵夜亦繼　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
綱之道滅思踽踽於時昏獨況吟於連閭遂退
處於窮里二不於交於人世及載反於中興驅時

雄而黽逝既籍取亂之權力秉轡圓之勢俄陳
開而守險遂冠暴之毀烈裂彼亩原而塗野嗟
衛肝與秘血匈吉今之一揆安治少而亂多盧
遁身於東掖蒼窘迹於南羅時獲逃於阜仍
窟宿於巖阿首丘息於明發秉路長其知何遑
登舟而鼓枻乃沿洛而汎河驚土蔭於不測巖
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逋百方於山東衙
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常暉咸
邑燼而野充徑黎陽之冠聚迫崖壘之漏降踩
通川而扇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
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
得投隙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宅壞塹鄉村而佇立
曾不遥之河廣聞嵩虜馬之多斯見胡塵之晝上
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
張天畢之曾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
音邊生之出奔親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
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幸最爾本無優於義盛
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辰慶復推斥於官流

延光華於國命用聞內侍之忝復荅優加之令
佰金紫之隆雖榮貂玉之相映時稱之云初
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
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姻而舉義發施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嶸嵘端冕旒於億兆
神駕馬逝以流越翠華飄而纓繞苟命好而數違
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
作五三之親睠罕御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
咸北面於西王矧恩踐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
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綱於將頹網羅大義以明罰
庶事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
採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
豈勤名以干世獨皓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
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
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轘地山林雖因西浮
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
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若辭初遭
丑憂還鄉里徵為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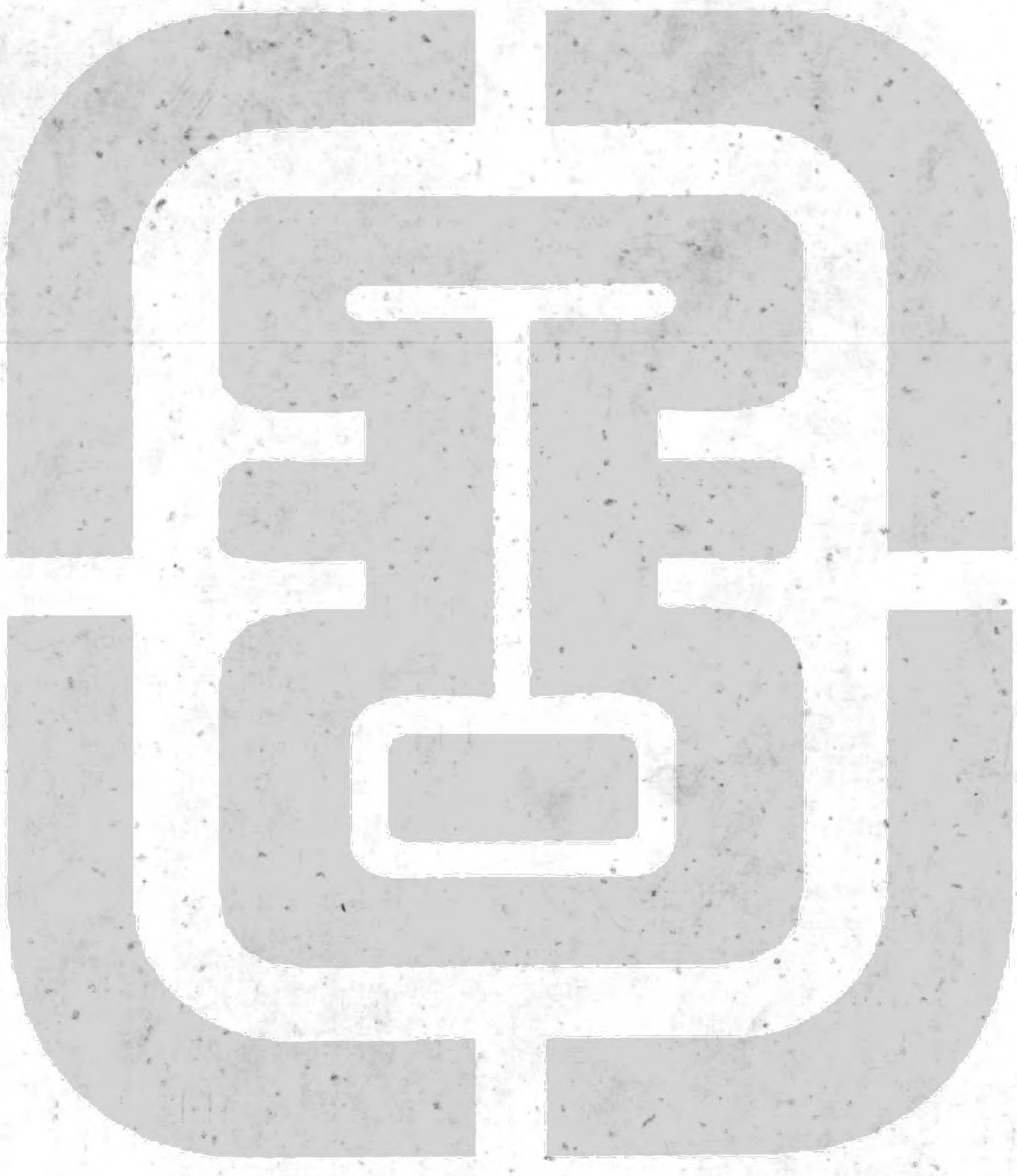
表辭朝議亦以為優仍許其讓蕭衍衍遂和好
朝廷盛選行人以諧義敬騎常侍為聘使主諧
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元貞當接諧問衍曰
主客在郎官幾時衍荅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
今任諧言國子博士又應左轉為郎衍荅曰特
為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
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衍荅曰自顧菲薄
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衍問曰今猶尚暖北
間當小寒於此諧荅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

時不知多少衍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
荅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
衍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荅曰不常厥
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閑河復何所怪衍
曰殷人屢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荅聖
人蔵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衍曰金
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
邦故宜在此諧荅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
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

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
德行四科之徒九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
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
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
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
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
摽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勃海
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縣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叉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
綰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
時譽民英勠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
忠亮宣讚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
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
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痛
風發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
集錄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
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為
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榮當軍國之任內參機
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與李平以高明幹略
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列傳第五十三

魏書六十五